

甲骨学通论

周谷城题

王宇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甲骨学通论

周谷城题

王宇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颜光伟

责任校对：王宇信

封面设计：王胜军

版式设计：王丹丹

甲骨学通论

Jiaguxue tonglun

王宇信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25印张 503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5004·0329·1/K·34 定价：10.00元

《甲骨学通论》序

胡 厚 宣

宇信同志撰著《甲骨学通论》一书讫，要我写篇序文，这倒引起了我自己的一些回忆。

我一九三四年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发掘殷墟，继作《殷虚文字甲编》释文^①，后又整理《乙编》^②，其中包括一九三六年第十三次发掘所得一二七坑的甲骨，日子长了，就走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道路。

当时，我认为研究甲骨，首先应该掌握材料。甲骨文的材料，以史语所发掘所得为多，但此外中外公私所藏也不少，因此我就写了《甲骨文材料之统计》一文^③，以后陆续修改，直到一九八四年我还写了一篇《八十五年来甲骨文发现之再统计》^④。

抗日战争起，我随史语所从南京迁长沙，经桂林到昆明。一九四〇年，在史语所由昆明迁四川的时候，我离开了史语所，到

① 《殷虚文字甲编释文》稿本，一九三六年。屈万里整理补编为《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九六一年。

② 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上辑，一九四八年；中辑，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九四九年；下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印，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③ 刊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十三期，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又转载在开明书店《月报》一卷五期。

④ 刊《史学月刊》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又转载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一二九期。

成都齐鲁大学教书，就给同学们讲授甲骨文字。为了教学参考，我写过一些有关甲骨学概论性质的文章。一九四三年，我写过《甲骨学概要》^①。一九四五年，我写过《甲骨学绪论》^②。一九四六年，我写过《甲骨学简说》^③。一九四七年，我写过《甲骨学提纲》^④。

一九四六年我还写过《甲骨文发现之历史》^⑤、《甲骨学研究的经过》^⑥。当我编印《甲骨学商史论丛》的时候，在书的最后，还附上了《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一文^⑦。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当我写《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的自序时，我曾立志要“对甲骨文字作一番通盘总括之彻底整理”。打算先作一些专题论著，编印《甲骨学商史论丛》若干集，“然后作《甲骨文字学》及《商史新证》两书，以期完成彻底整理之宿愿”^⑧。《论丛》在成都出了四集，抗战乃获胜利。我从后方成都东归，为了急于搜集材料，奔走于宁、沪、京、津，以探访沦陷时期新出土和流散的甲骨。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任教于复旦大学，先后完成了《京津》^⑨、《宁沪》^⑩、《南北》^⑪、《续存》^⑫等战后新获甲骨四书。此外又出版了《殷墟发掘》^⑬等几本小册子。《甲骨学商史论丛》，就没

① 刊《大学月刊》二卷一期，一九四三年。

② 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九四五年。

③ 刊成都《中央日报》专刊，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④ 刊天津《大公报》，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又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十三期，同月十五日。

⑤ 刊成都《中央日报》专刊，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⑥ 刊成都《中央日报》专刊，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⑦ 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九四四年。

⑧ 《〈甲骨学商史论丛〉自序》，收入同前。

⑨ 《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群联出版社，一九五四年。

⑩ 《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来薰阁，一九五一年。

⑪ 《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来薰阁，一九五一年。

⑫ 《甲骨续存》，群联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⑬ 学习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有时间再继续编印。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无比欢欣鼓舞，急忙写印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①和《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②两书。本来还有一本《五十年来的甲骨学》，因见董作宾先生已在《大陆杂志》上陆续发表《甲骨学五十年》^③，遂搁置未再付印。我这样做，是想对旧中国五十年甲骨学的研究，作一个小结。然后在新中国，再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甲骨学作出新的研究。

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派人来上海复旦大学向我组稿。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同我订了合同，要出版我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并约我编写一本《甲骨学概论》，还预付了一部分稿酬。

一九五六年我忽然奉调来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④。一到所就赶上“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又去了一趟苏联。从苏联回来后，一直就筹备编辑《甲骨文合集》。为了搜集资料，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南征北战”，几乎跑遍了全国，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不但《甲骨文合集》的工作完全停止，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和写作《甲骨学概论》，就更无从谈起了。

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甲骨文合集》才继续编完，陆续出版^⑤。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培养出来一批甲骨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合集》图版，虽然出齐，但释文、来源表和选本等等，则迄今还在总校和编辑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对外开放，对内

① 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

② 中华书局，一九五二年。

③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刊台北《大陆杂志》一卷三期至六卷十二期，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年。又单行本，大陆杂志社，艺文印书馆发行，一九五五年。

④ 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⑤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

搞活，各种体制不断改革，呈现出空前未有的安定团结局面。科学研究，来到了百花争艳的春天。甲骨学研究当然也是空前活跃，学习研究的人增多了，出版的书刊也就大大地增多了。

就在这甲骨学学习研究空前活跃，所谓“甲骨热”的时候，甲骨学概论一类的专书也就不断出版，象一九八〇年肖艾的《甲骨文史话》^①，孟世凯的《殷墟甲骨文简述》^②，一九八五年吴浩坤、潘悠的《中国甲骨学史》^③，一九八六年王明阁的《甲骨学初论》^④，范毓周的《甲骨文》^⑤。陈炜湛还有一本《甲骨文简论》，尚在印刷中^⑥。

吴浩坤、潘悠、范毓周是我的学生和研究生，孟世凯是跟我一起编辑《甲骨文合集》的同事。肖、孟、范三书，篇幅较小，都不过几万字。王书有十六万字。吴、潘之书，比较详密，有二十八万字。篇幅更大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有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⑦，可惜迄今三十年，新出的材料和研究，有待继续收进。在台湾出版的有严一萍的《甲骨学》两厚册^⑧，也可惜内地的材料和研究，不够齐全，诚然这都是憾事。

宇信同志，一九六四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毕业后考取了由我指导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又跟我一道编辑《甲骨文合集》及《合集释文》，后又协助我担任《合集释文》的总校工作。他天资颖异，又艰苦卓绝，二十年来，既完成了集体任务，复撰写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⑨

①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②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④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⑤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⑥ 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版。

⑦ 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⑧ 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七八年。

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及《西周甲骨探论》^①等书。现在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已有的成果并提出自己的所见，写成了《甲骨学通论》一书，从发现到研究，从卜法到文例，从断代到分期，从辨伪到缀合，从文字到历史等等，无不全面论述。并论及近年周原新发现之西周甲骨，亦颇详赡，全书达五十余万字，煌煌巨制，真可谓“后来居上”者矣！

这几年我在《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组内，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不定期学刊，在发刊词里我就勉励大家先作专题研究，然后再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向编写《甲骨学》与《殷商史》的方向迈进^②。果然前不久彭邦炯同志写了一部《商史探微》，今宇信同志又完成了一部《甲骨学通论》，硕果有成，这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我前曾为《商史探微》作了序，于今又为《甲骨学通论》撰写序文。这是因为我早年提出的工作，已经由他们完成，所以我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学无止境，应该精益求精，盼宇信与邦炯两位同志继续努力，写出更加精湛的著作来。余虽不敏，愿更为序之。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

·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② 《〈甲骨文与殷商史〉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序《甲骨学通论》

李 学 勤

宇信同志《甲骨学通论》一书竣稿，要我写几句话。这是我第三次为他的甲骨学著作撰序了，可是还觉得有不少话要说。

近年常有人谈到学术界的“信息爆炸”，是否普遍现象，我不完全清楚，但至少甲骨学研究方面确有信息量迅速增长的事实。殷墟甲骨的发现，迄今已近九十年；近些年颇受重视的西周甲骨的发现也有三十多年了。有关著述如林，牵涉范围异常广泛，最近一段时间，作品更是愈来愈多。听亲手统计的朋友讲，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这方面论著，数量又创新纪录。这样丰富的材料，又加众说纷纭，即使专门作甲骨学研究的人也难一一浏览。关心甲骨学的读者迫切需要综论性质的书，汇诸家学说为一炉，这是不难理解的。

当前大家常读的甲骨学的综论，主要有三部，即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和严一萍《甲骨学》。前两种出版于五十年代，后一种问世亦近十年，事实上这三种书现在都是不易看到的。大家所期待的新的综论，应该把这一学科的最新进展包括进去，换句话说，要对甲骨学作出再一次的总结。总结不仅要有广博的概括，而且要有精审的别择（这或许更重要）。

宇信同志写综论性质的著作，有特殊的优越条件。他多年参加《甲骨文合集》的编纂，撰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及《西周甲骨探论》，在材料的掌握和情况的熟悉方面已为综论奠立基础。他的

这部《通论》不是他前两本专著的重复，而是以更开阔的眼界，涵括了甲骨学的全领域。就内容言，概述了殷墟甲骨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兼及西周甲骨；就论点言，寓议论于叙述，表现出作者本人的见解；就体例言，深入浅出，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就材料言，尽可能援引国内（包括港台）外各家著作，并附有几种工具性质的目录，甚便于检索。具备这样几点特色的《通论》，相信会得到大家的欢迎。

总结和展望是分不开的。字信同志在《通论》中，对甲骨学的前景已谈了不少。我乘此机会再补充几句。

在为《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写的小序里，我曾提到三个课题：第一是甲骨的分期，第二是卜辞的排谱，第三是文字的继续考释。这三点都是基础性的工作，而分期又是整理研究的前提。使人高兴的是，殷墟甲骨分期的探讨近十年来打开了新局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影响及于海内外。讨论中虽有不同意见，对研究的深入都有所促进。现在，建国前后发掘甲骨的有关材料（包括过去没有发表的，如《殷墟文字甲编》的坑位记录）基本上都已公布，这就为按考古学方法和要求进行甲骨分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看来问题的解决已为期不远了。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为大家所忽略了，就是甲骨卜辞所反映礼制的研究。殷墟甲骨是商朝占卜的遗物，卜辞内涵无一不与古代礼制有关。在甲骨发现的早期，有些学者曾试探由之探讨“殷礼”，后来从事这种研究的人逐渐减少，对于卜辞中体现的当时制度，每每脱离礼制，甚至凭想象去解释。这种现象的出现，和一种流行的看法有关。不少人觉得，甲骨文的研究不象金文那样离不开文献知识，因为商代没有多少文献传留下来，《尚书》中的《商书》、《诗经》中的《商颂》，被认为是后人窜改以至伪托的。至于后世文献关于商的记载，更难依据，所以研究甲骨似乎不必有深厚的文献基础。这样看，割断了商周两朝制度和文

化的连续性。孔子曾经说过，商周礼制是相因袭的，由商到周只是损益的关系。近年对商周金文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从文献和其他材料中的周代礼制，上推商代礼制，这对研究卜辞，认识商代的历史文化，将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妨说，礼制的探索在一定意义上是甲骨研究的一把钥匙。

甲骨学当前的课题还有许多，有志于研究的读者可以从宇信同志这部书中得到启发。我非常赞同宇信同志所说，甲骨学的研究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有些人看到这门学科有了这么多论著，仅目录索引便有厚厚的一本，以为重大课题都被前人做尽，今后不会有较大的突破，这并不符合学科发展的实际。真正深入于甲骨研究的人，会感到这片园地虽经过很多人开辟，仍然是满目丛莽，有好多很基本、很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甲骨学通论》一书的出版，肯定会把更多的新生力量引导到这个园地中来。甲骨学目前正方兴未艾。

我们曾经设想，古文字学各个分支都应有通论性的著作。著作可以是大型、近百万字的，也可以是中或小型、适合多数读者阅读的。宇信同志完成的《甲骨学通论》，剪裁适度，字数属于中型，十分适合社会的需要。书的优点，只要略作翻阅就会一目了然，实在不用我饶舌推荐。

一九八七年三月
于北京紫竹院

前 言

从一八九九年王懿荣第一个鉴定、购藏甲骨文起，到现在已经有八十七年的历史了。在这近九十年的时间里，共出土了十五万片甲骨文资料，甲骨学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使得这些暴睛鼓眼、诘曲聱牙的商代甲骨文所记载的古代社会奥秘逐一被人们所窥破。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谁要是想认识和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谁就必须对甲骨学有一定的知识和研究。

近年来，随着甲骨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甲骨文合集》一书的出版和一九七三年河南安阳殷墟甲骨的大批出土，以及一九七七年陕西周原有字甲骨的成批出土，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甲骨热”。这种“热”的标志，不仅是有志于此学的青年人不畏险阻，勇攀甲骨学研究的高峰，而且更重要的是，献身于涉及甲骨文材料的学科和利用这一宝贵材料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学者较以前大有增加。他们每年发表的研究论著，不仅较“文革”前数量有成倍的增加，而且在质量方面和研究课题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也前进了一大步。本书附录三、附录四所列论著目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一些前辈学者，特别是一九二八年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以后的学者，诸如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陈梦家、于省吾、唐兰等大师，或筚路蓝缕，开拓榛莽；或发凡启例，创通闾奥；或钩深索隐，阐幽发微；或匡谬补苴，总结创新……经过几代学者的

努力，甲骨学已成为一门有严密规律，有独特研究对象和积累了丰富研究资料及研究课题的专门学科。前辈大师的许多石破天惊的鸿文巨著，不仅为甲骨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我们后生小子步入甲骨学堂奥的入门阶梯。

但是，至今在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而科学地论述甲骨学的基本规律、基本研究方法与研究课题、介绍主要甲骨学论著和学者的研究特点，并反映近九十年来甲骨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通论性著作出版。这样一部通论性著作，不仅可以供初学者做为入门参考，而且还可以使具有相当研究水平的学者掌握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从最前进的一线出发，取得更大的成就。撰写这样一部《甲骨学通论》，是甲骨学研究发展的需要，而前辈学者近九十年来探索所取得的成就，也为此书的撰写提供了可能。笔者不揣冒昧，以编写这样一部适应多层次读者需要的《甲骨学通论》为己任，在各位师友的鼓励和支持、帮助下，终于完稿了。

这本书的撰写，说来话长。一九六四年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胡厚宣先生甲骨学商史专业研究生（其后因下乡“四清”、“文革”中断了十多年，真正学习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的），当时就深感缺少一部系统的甲骨学通论性著作。我有幸能聆听导师的指点，也有幸能在参加编辑《甲骨文合集》的实践中，结合问题进行学习。但不具有这样优越条件的同龄人，要想系统掌握甲骨学知识就会有很大困难。甲骨学论著近三千种，先从哪里入手，初学者是摸不着头脑的。更不用说一些出版较早的论著，不少图书馆都没有藏书了。因此，我早就想结合自己学习和研究甲骨学的体会，编写一本适应广大自学者（包括大学考古专业、博物馆专业及古代史专业学生）需要的入门书。这个想法曾与胡厚宣师、李学勤先生和应永深先生谈过，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忙于《甲骨文合集》的工作，又利用零星时间进行一些研究，撰

写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等书；以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甲骨文合集释文》的总校等工作上，《甲骨学通论》的写作，迟迟未能着笔。

直到一九八四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徐心希同志来我所先秦史研究室进修，当时的室主任李学勤先生命我为他讲授甲骨学，这才开始把精力较集中地放在甲骨学方面。在与徐心希同志共同学习的日月里，我力图将自己所掌握的甲骨学知识系统地介绍给他，每次都写有详细的讲课提纲。课讲完了，一份几万字的讲课提纲也写出来了。同年八、九月间，胡厚宣师又令我协助他写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三个词条，即《甲骨学》、《殷墟甲骨文》、《西周甲骨》。在写作过程中，我翻遍了有关参考书，但发现还没有一位学者给什么是“甲骨学”下过定义。此后，又为那份讲课提纲补充了一些内容并进行了一番整理，使之条理化。

一九八五年十月，我与杨升南随胡厚宣师赴河南安阳参加“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第一次筹备会议。会后应安阳师范专科学校殷商文化研究班之约，每天上午讲授甲骨学通论（下午杨升南讲授商史研究），共讲了三十三个小时；与此同时，晚上又应安阳市文化局之约，为文化局、博物馆的同志和安阳市甲骨书法爱好者等讲了十几次。本来我口齿木讷，不善言辞，但出乎我的意料，讲课效果还不错。听课者表示满意并建议我早日把讲稿整理出版，以适应初学者和研究者的亟需。

有了三次讲课的经验和听课者的反映，对这份提纲我心里逐步有了底。从河南回京以后，便正式开始了这本《甲骨学通论》的撰写。这部书稿，虽然蕴酿的时间较长，但正式写作只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感谢史学界老前辈周谷城先生以九十高龄，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封面题签。胡厚宣师、李学勤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的写作，

他们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补充材料，连书稿中的错字也一一标出。他们还分别为本书写了序，不仅使作者，而且也将使读者受到很大的启发。这是对我的极大支持与鼓励。挚友杨升南副研究员和师弟宋镇豪君，也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特别是宋君镇豪，还为本书的附录一、附录三补充了不少材料，使之更加完善。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常就一些章节的想法与他们磋商。每有新的想法或自认为得意之处，便与他们议论风生。在争论和谈笑间，得到了他们的肯定或是补充。杨、宋二君是近年甲骨学苑颇引人注目的佼佼者，他们对本书的写作做出了可贵的奉献。如此厚谊，使我至为铭感。如果这部书能对学术界有所贡献，首先应归功于上述师友的关怀、鼓励、支持和帮助！

本书完成的时候，我国出版界正面临不景气的状况。在出版、征订、发行渠道不顺畅，书籍印数剧减，出书难，买书也难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发展学术事业，欣然接受了我这部《甲骨学通论》书稿。在一切向“孔方兄”看的气氛也浸染出版界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置经济困难于不顾的精神就更为可贵了。这种精神，是学术界的福音。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这部《甲骨学通论》正式出版发行，可能要到一九八九年左右了，适逢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和甲骨文发现九十周年。我谨以此书做为微薄的礼物，献给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和甲骨文发现九十周年！

作者谨志

一九八七年二月于劲松寓所之松颠听涛室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甲骨学

甲骨学是以古遗址出土供占卜用的有字龟甲和兽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这些有字龟甲和兽骨，主要为商朝后期（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的遗物；近年在山西、陕西、北京等西周遗址中，也有有字甲骨出土，扩大了甲骨学的研究范围，对此，我们将在本书下篇做专门论述。

这些供占卜记事用的有字龟甲和兽骨，就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甲骨文。甲骨文自一八九九年被发现以后，迄今已积累了十五万片左右的资料^①，为甲骨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甲骨学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由于八十七年来出土材料的不断增多和收集材料手段的逐渐科学化，通过国内、外一批造诣很深的学者对文字的释读、卜法文例的探索、分期断代的确立、文字内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考证和深入研究，以及学科本身发展史的建立等等，甲骨学已成为一门有严密规律和许多重大研究课题的新兴学科。

① 有关一八九九年以来殷墟甲骨文材料的发现，参见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一九八四年，第五期。有关西周甲骨材料之统计，参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第一九至第二〇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

目 次

《甲骨学通论》序	胡厚宣	(1)
序《甲骨学通论》	李学勤	(6)
前言		(9)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甲骨学		(1)
第二节 甲骨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4)
第三节 刻苦钻研甲骨学, 成功之路就在脚下		(12)
第四节 本书的宗旨		(18)

上 篇

第二章 甲骨文的发现年代和发现者	(23)
第一节 甲骨文的发现年代能提前到一八九八年吗?	(24)
第二节 甲骨文的第一个发现者王懿荣	(32)
第三节 关于甲骨文发现的其它说法和几点新补证	(39)
第三章 甲骨文出土地与时代的确定及甲骨文的命名	(43)
第一节 甲骨文出土地的探索和意义	(43)
第二节 甲骨文时代的确定和小屯为殷墟的研究	(51)
第三节 甲骨文的命名种种	(58)
第四章 甲骨文发现和甲骨学研究的几个阶段	(65)
第一节 甲骨学的“先史”时期	(66)
第二节 甲骨文的非科学发掘阶段和甲骨学的草创时期	